



父亲学网购

晚晴

◎邵立新

周六上午,我照例去看望一周未见面的父母。一进家门,年奔耄耋的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:“我会在网上买东西了,给你妈妈买了绿茶枸杞雪梨粉,她吃了后效果很好,不再便秘了。”我瞪大了眼睛:“爸,你什么时候学会的?”父亲嘿嘿地笑了,一副很自豪的表情。我还是不放心:“爸,你当心网银密码被盗哦。”父亲连忙说:“不会的,不会的,你杨叔叔给我设置好的,放心吧。”

我忽然想起来了,上个周六上午,杨叔叔就在父亲家帮父亲在电脑上设置什么,当时我因忙于其它事,也没去过问。杨叔叔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,几十年的友谊像珍藏的美酒一样越来越醇厚,彼此间的默契不是我们小辈能体会的。

杨叔叔比我父亲小四岁,很乐意接受新生事物,在网上购物已经很多年了,且每次购得了“宝贝”,总喜欢向我父亲汇报“宝贝”如何如何的好,并一个劲地动员父亲也去买,说得父亲的心里痒痒的。在杨叔叔的“诱惑”下,父亲新买了一台电脑,安装了宽带网络,又在杨叔叔的一手指导下,学会了上网。

因为我的反对,父亲开始只在电脑上打打牌、看看电视连续剧,并没有自己在网上买东西的欲望,最多也只是在网上查查想买的东西,记录下商品名和型号什么的,然后等我周末去时告诉我,由

我替他买,或让杨叔叔代买。

父亲学会在网上搜寻想买的东西也花了不少时日,毕竟年岁不饶人,不像年轻人那样一学就会、一点就通。在我看来易如反掌的事,在父亲眼里却成了“拦路虎”,电脑也是三天两头死机,每次都要我前去“解救”,其实往往是父亲操作失误造成的。因此,我对父亲产生亲自在网上买东西的念头是始料不及的,更何况,父亲连银行卡也没有,只有工资存折卡。

然而,随着购物所带来的乐趣越来越浓厚,父亲想亲自在网上购物的念头开始蠢蠢欲动。迹象是从父亲办银行卡开始的。那天,父亲说办了一张借记卡,我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目的,问:“爸,你没开通网上银行业务吧?”父亲连连说没有没有。其实怎么会没有呢,也许是父亲真的不懂,也许是杨叔叔帮他开通的吧,我也不去细问了。总之,结果就是父亲已经学会了在网上购物。

令我没想到的是,母亲的反应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以前,在父亲与我之间,母亲总是站在我的一边,支持我的观点。在网购这件事上,也许是父亲第一次购物就为母亲买了她所需要的东西,正确的“策略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,从而博得了母亲的满心欢喜,也增长了父亲的信心。

看到母亲满足的笑容,看到父亲自豪的表情,看到父母恩恩爱爱的生活,对父母关爱不够的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?唯有自责。

在成功和失败之间

◎蒋静波

前些日子参观一个书画作品展,我流连于那些名家的书画前,久久不愿离去。同去的几位在展览室的长桌上,即兴挥毫。眨眼间,一行行或刚劲、潇洒,或秀美、飘逸的行书、草书,就出现在眼前。羡慕之余,第二天,我买了一本颜体字帖,开始临帖。半个月后,我拿着自己的“作品”,去请教当地的一位书法老师。老师看了,微蹙着眉,指出了我运笔上的几处错误,建议我花一个月的时间,天天画圈,等到将圈画顺畅了,再开始练习点、提、横、撇、捺等基本笔划。我一连画了3个晚上的圈,手又酸又麻,看笔下的圈还是毛毛糙糙的样,鼓起的帆,“哧”的一声瘪了。

谁不想获得成功?每遇喜欢之事,我总会不自觉地升腾起学习并进而取得成功的愿望。但结果往往应了这句话: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

几年前,看到一位朋友织了件精美的毛衣,两手开始发痒,兴之所至,买了毛线、毛衣花样织法书、棒针,像模像样地开始织呀、拆呀。一个多月后,两团毛线被我折腾得掉光了绒毛,手中的“在建工程”却无“竣工”的希望。于是,将书和“在建工程”往柜子里一放,从此不碰毛线。

今年二月初,看到一位老人迎着旭日,在舒缓的音乐伴奏下,打着太极拳,一招一式刚柔并济,尽显太极之美。我立于一旁,观赏良久,萌发了学太极拳的念头。之后,跟着教练学习了杨式42式太极拳。5个月后,总算“毕业”了。“毕业”一个多月后习拳时,却发现有一半的动作已“还”给了教练。心中好生懊恼呵,原来我也不是习拳的料。

一直想不通,活在天地四季中,人与人何差别竟有那么大。有的人聪慧、勤勉、长进,有的人平凡、庸俗、无成,就如我。有的人可以同时拥有作家、诗人、书画家、建筑师、园艺师、美食家的桂冠,有的人一生碌碌无为,永远只是一个凡夫俗子。

我想自己的无成,一半源于笨拙,一半出自懒惰。我是个无定性的人,试想,某种有趣的事,如果你学习、钻研一辈子,岂不了无趣味?那么,有没有成功的捷径呢?于是,我去偷窥名家关于成功经验的分享。卢梭说:“成功的秘诀,在永不改变既定的目的。”冰心说:“成功的花,人们只惊羡它的明艳,然而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,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”完了,所有的这些,我做不到。我听到“砰”的一声,那扇成功的大门,重重地在我身后关上。

世上之事,除却成功,是否便是失败?若是我能漫步在一条介于失败和成功之间的小路上,该有多好呀。

无意中,读到台湾作家刘继荣的文章,《坐在路边鼓掌的人》。作家女儿的班级有50个人,每次

有所思

考试,她的女儿都排在23名,因此有了“23号”的雅号。当作家开玩笑地对女儿说,你快要成为英雄了。女儿却认真地告诉母亲,老师曾讲过一句格言:当英雄路过的时候,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。她轻轻地说:“妈妈,我不想成为英雄,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。”小姑娘的话,使我茅塞顿开。她的愿景,难道不是那条我孜孜寻求的小路吗?

世界之大,芸芸众生,有几人能取得成功,几人能成为英雄?如果自己不够出色,何必纠结不已?可以像小姑娘那样,微笑着坐在路边,欣赏英雄,为他们鼓掌。正如刘继荣所说,如果健康,如果快乐,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……又何妨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呢。



归田园

秋天的味道

◎崔海波

秋日的山野,不管丰收歉收,总是一派忙碌的景象。

秋阳正好,山间寺院门口的水泥地里,晒着很多蓬蓬松松的扫帚草,草籽很多很细,太阳一晒,脱落了,黑褐色,比芝麻还小,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。我不知道这种草的学名叫什么,只知它是用来扎扫帚的,大家都称之为扫帚草。

扫帚草植株比较大,三四株就可以扎一把扫帚,能卖十多元钱。我说:“种草的收入不比种菜差哦。”

父亲说:“不能这么算,扫帚柄要到山上去砍来,扎扫帚也很费功夫。”

这倒也是,农民赚钱辛苦,不过目前村里只有一户农民种扫帚草,销路是不成问题的。

秋葵是樟村农民近几年才引种的新品蔬菜,植株跟向日葵差不多,果实像青辣椒。父亲在田边种了十六株,看过去像一道篱笆墙。到了秋天,秆子长得很高了,叶子又老又黄,但顶端还在开花结果,我伸长手臂还是摘不到。父亲说,手别碰到叶子哦,很痒的。我赶紧缩回了手。据我所知,夏秋作物中,芋茛苳也是这种德性,手碰触后奇痒难忍。

父亲拿来剪刀帮我剪了一袋秋葵,够吃两天了。刚收摘的秋葵外表长着一层细密的短刺,摸上去毛毛糙糙的,得用丝瓜络认真刷一遍,再下锅。前几天有人在朋友圈晒厨艺,其中有秋葵的各种烹饪法,色香味诱人。我只学来一种:清煮白灼。吃原味,不吃调味。

柿子也分大小年。今年是大年,父亲的两株柿子树能摘一百来斤果子,有的已经火红软熟了,有的正在由青变红由涩变甜中。我把一只熟软的柿子从蒂部掰开后,吓了一跳,有条半厘米长的虫子从果肉里钻了出来,大小形状跟米虫差不多。妹妹说,今年柿子长虫的很多,真是奇怪了,明年春天柿树开花的时候,叫老爸去打点农药。

可是前几年也没打农药,虫子不多的呀,怎么回事?我上网查了一下,原来这一状况跟气温有关系,今年夏天高温日不多,适合虫卵繁殖。既然如此,那就不用打农药了吧,万一明天夏天高温日多,虫子自然会减少,即使不减也无妨,让它们吃一点就吃一点吧。

中饭的时候,妹妹拎来一壶自家泡制的猕猴桃酒,说是前一阵子到塘摘来很多野生猕猴桃,鲜果吃不完,左邻右舍分一些,还剩很多,就泡了一埋酒。

我问:“怎么个泡法?”

“跟泡杨梅酒一样的,把新鲜生硬的猕猴桃洗净,对半切开,浸到酒里就可以了。”

我蓦然想起报纸上的一条新闻说,有人上山摘野生猕猴桃摔伤了,便问:“山高不高?险不险?”

“山很高,但路还算好走,就是有蚂蟥。”

蚂蟥,这是一种让人听了浑身就起鸡皮疙瘩的软体吸血虫。妹妹不以为然地说:“春天拗野山笋时,小竹林里也有蚂蟥的。”

我喝了一口猕猴桃酒,野味好吃,获取不易。

下午去邻村拜访一位远亲,未进门就听到屋里传出说笑声,原来他们正忙着做饭瓜麦果。两只饭瓜十斤麦粉,可以做很多麦果了。灶间里热气腾腾的,蒸笼层层叠叠,高耸在灶头。

老舅母盛出一只来叫女儿试吃,问:“熟了没有?”

女儿咬了一口,说:“还差口气。”

老舅母朝灶间喊:“老头,再添把柴。”转头又对我说:“再坐会儿,难得来一趟,一定要吃去。”

我们继续东拉西扯地聊天,过了几分钟,饭瓜麦果终于熟了,舅母端出来大大的一盆,人手一个,香糯甜软,真是好吃。这当儿,老舅在灶间给我装了满满一袋,拎出来说:“带回家后,马上放冰箱里速冻哦。”

我接过刚出笼的香喷喷的饭瓜麦果,连声道谢。

总第 5973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配图 木水